



苏醒的历史 清醒的我们

——读熊召政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

姚添丁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一个王朝从崛起,到兴盛,最后没落,或许存在某些偶然因素,但总会留下无数启示。我们能在看似杂乱无章故纸堆找到遥远时空的历史馈赠,或明或暗,或正或邪,或成或败,或悲或喜。然后掩卷而思,要么缄默不语,要么会心一笑,要么叹息一声,一段历史也就心有灵犀地和我们产生默契共鸣,从此以后深深烙在我们心中。

公元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于苦寒之地建立金国。而在富庶的南方,大宋君臣不惜违背与辽国订立的“澶渊之盟”,启动联金灭辽计划。十年后,逃亡中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俘虏,辽国灭亡。又两年后,大宋都城汴京被金攻陷,北宋覆灭。这一切都

发生在短短12年期间。这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大金王朝》展示给我们的历史风云画卷。

熊召政说:“我愿意选取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物,作为我写作和讴歌的对象,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作为一部严肃、厚重的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从华夏民族的角度叙述了宋、辽、金三围纵横交接的故事,甚至积极而正面论及金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贡献,塑造了宋徽宗赵佶、李师师、宋钦宗赵恒,辽国的郭药师、张觉,金朝的完颜阿骨打、完颜宗翰、完颜宗望、陈尔栻等诸多历史人物,尝试达到史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交融。

正视、抒写和还原历史需要勇气、热情和魄力。熊召政在《大金王朝》提出“娱乐至死”这个人类性话题,“为什么强大的宋朝会败于一个弱小的民

族?”那是因为大宋王朝在宋徽宗的领导下已然丧失忧患意识,迅速变成一个玩物丧志的“娱乐化”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昔日强大的宋王朝最后跳不出“历史周期律”,这不能不令后人一再再而三地深思、玩味和咀嚼。

从公元1115年到1234年,辽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存世119年,最终消失在浩瀚历史长河中,似乎来去匆匆,随后就是沉睡近千年。洛夫曾经预言“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醒着的历史总比睡着的历史好。但沉睡并不否定曾经有过的壮怀激烈,它也总会在适当时候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等待再次被重新发现和

挖掘,并且还让人渐渐明白,睡着是一种沉默,醒着是一种热情,一言不发不是一无是处,热情如火并非无可挑剔,历史的深邃魅力可见一斑。

我在想,大金王朝也好,任何一个王朝也罢,都能带给我们哲理性温度。雨果认为,“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歌德说:“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这部囊括辽、金、宋三国的《大金王朝》在给我们制造历史惊喜的同时,还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非但没有睡着,世界也没有沉寂,相反的,所有时间都醒着,所有的我们也都醒着,而且是出奇清醒,能够洞察一切,仍旧坚定行进。“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这应该就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苏醒了的历史一直陪伴着清醒着的我们。



《课余》

陈雅丽 摄。

品读风月

陈清平

风
紧追追随
浪迹天涯的云朵
无言飘荡
花期渐逝
唯有
栀子余香
拥抱
归燕的呢喃

月
弥漫深情
草 依然青青
梦 依然甜美
寒醒
长夜孤寂
冬雨冰冷
唯有
缠绵小雨
季节
已悄然改变

春天
流淌山水画中
梅花
泅渡梦的冰河
唯有
垂柳依依
流连的人
感慨
一江春水
风月曾经

一场冬雨

黄志专

一场冬雨
润湿了久违的愿望
茶几旁有了笑声
被褥开始考量这个季节
岁月的尽头还有风景吗

其实,如期而至的温暖
覆盖曾经的拥有
迷惑还在困顿之中
阳光已在靓丽
可是,湖水一脸平静
可以看也可以说
雨水馈赠
无关季节也无关你我
单纯,才有韵味

穿过小巷的目光

张河稳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目光穿过深深的小巷,等待另一头母亲回家的身影。小巷很长,地面铺满小石头,两旁是青砖墙,月亮穿过屋檐,母亲肩膀挑着的两个箩筐在月色下晃动,影子比母亲还长。

我六岁那年,去捡拾弟弟拉扯落地的电线,手碰到黑胶布黏接处,触电倒地昏迷。母亲正在水田插秧,听到村人报信,拔腿从水田跑回家,使出全身力气给我人工呼吸。等我醒来,母亲哭了,想抱我,却没了力气。母亲说,她的魂都吓没了。此前,母亲经历过一场失女之痛,我的姐姐周岁那天突发高烧,家里亲朋满座正等着庆生,母亲却在卫生院抱着夭折的姐姐号啕大哭。

记得有一年,雨水特别多,放学路上尽是冒雨抢救烟叶的农人。我回家只闻见锅里香喷喷的饭菜,却不见父母。坐在门口,小巷深处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我不安起来,丢下碗筷,奔向烟田。一阵

阵风儿被我甩在身后,一股不曾有过的情绪迎面而来,我远远就听见母亲的哭声。多少年过去,我仍常常清晰记起,瘦小的母亲披着蓑衣,站在一地被雨泡烂的烟叶里,悲伤痛哭。

儿时的月色洁白纯净,小巷里纳凉的母亲被屋檐投下的一片暗影淹没,她常常摇着蒲扇沉默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自嘲:“我最担心儿子将来长大,天亮起来倚在灶台等我做饭吃,然后一起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末了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满怀心事的母亲像石磨一般,忙碌不知疲倦。记忆里,每每放学回家,就见母亲卷着裤腿,两脚是泥,在灶台做饭,

母亲端上饭菜,舀一碗肉汤,看我吃上几口,就又下地了。第二天没亮,母亲就悉悉索索起床,蹑手蹑脚忙活,为了让我醒来能够吃一口热饭。母亲有胃下垂,挑不了重,我抢着要挑,母亲拦住,她将两个满筐分成四个半筐,一个弯腰,扁担

放上肩膀,一声吆喝,箩筐离地而起,在空气中摇晃。

岁月晃晃悠悠过去,母亲老了,只要我从城里回老家,母亲开心得像个小孩,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温润。儿子尚在襁褓时,母亲就搬椅子坐在摇篮边,望着我熟睡的儿子,一坐就是一上午。儿子长大一点了,母亲就在离我妻子几步远处,看着妻子逗儿子,偶尔跟着乐起来。儿子再长大一点时,母亲开始变魔法一般从兜里掏出各式各样的零食,有时妻子会说这东西小孩不能吃,母亲尴尬一笑。再后来母亲兜里掏出的就都是蒸熟的土鸡蛋了。

我们离家时,母亲欢喜的目光全无,浑浊的眼里只有柔软,我们从长长的小巷穿过,母亲倚在门前,目光随着我们离去的身影变得悠长。我从不敢回头,听身后传来一声潮湿的叮咛路上小心,心里就生出许多不舍,两行泪无声坠落。

老虎惊塌

荣兄



荣兄
聊斋

传说,某山村。

有一天夜半三更,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有一对夫妻,躺在床上睡不着。

老婆讲,今晚雨这么大,惊漏水。老公讲,漏雨不惊,惊后门“塌”。

刚好这时,有一头老虎在后门猪栏边,村等人睡了再驮猪走,老虎一听,误以为人讲“老虎不惊,惊塌”,就大惊;那“塌”应该是又大又有力,肯定比我厉害,这老虎一惊,惊到不敢动弹了。

这时,又来了一个贼。这贼手拿一个布袋,是来偷猪的。雨大,天暗。贼见猪栏边有一头动物,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以为那是猪,就将布袋照头罩下去,再翻过来,把老虎装进了布袋,再捆好袋口,急急忙忙就驮走。

老虎以为真的是“塌”到了,躲在布袋里,不敢吭声,不敢动弹。这贼一路上背着布袋,走啊走,布袋越背越重。

辛苦煞了,放下布袋,歇一歇。心

忖:让我偷看一下,这头猪到底有多大。他把布袋松开,借着天色蒙蒙光,一看,心肝都惊没了:里面原来是一头老虎。

他惊得要死,扔掉布袋,就爬到路旁一棵松树上去。蹲在布袋里的老虎见布袋口打开了,“塌”又没吃它,还爬上树去,胆就大起来了,便从布袋里爬出来,再定睛一看:额?树上那不是人吗!

老虎肚子饿扁了,一看到人,欢喜煞了,口水直流。但是,自己不会爬树,急得在树下转来转去。这时候,来了一只猴子,老虎大欢喜,就跟猴子打招呼:“猴哥,猴哥,你今日运气真好!我付做一件事没帮手,正好请你帮一下。”

猴子问是什么事,老虎就将昨夜的经过一一讲给猴子听,并指了指树上说,弄下来我们一起吃。猴讲:这样吧,我们去寻一条藤来,藤的一头捆在我身上,我爬上树去赶人,另一头抓在你手上,如果

我无法对付他,我就眨眼睛溜下来,你马上就跑。老虎说行。

猴子爬树几步,就看清上面的是人,于是,又往上爬,树上的那贼看到猴子爬上树,惊得全身发抖,尿都禁不住,尿水流下来,刚好滴在猴子的眼睛里,猴子的眼睛就一直眨着。

这时,树下的老虎,以为猴子做暗号,树上的肯定就是“塌”。心里一惊,就一路狂奔。跑啊跑,翻过了三个岗头,那捆在猴子身上的藤被老虎越拉越紧,猴子被拖得满地滚,活活地被拖死,但是,死的样子像是在笑:两眼突出,嘴巴咧开。

老虎不知猴子已经死了,回头一看,气得大骂:“猴哥猴哥,你还笑,我跑得半死,还多一个你在后面拖,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啦!你还这么高兴!”

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往往会让我们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

冬天过节

张美满

在泉州,冬天的传统节日特别多,其中冬至是比较重要的节日,民间有“冬至小年兜”的说法。

泉州人过冬至是隆重的,不但要备好美食,最有特色的是煮红丸掺白丸。在冬至前夜,先搓好丸子。糯米碾成粉是制作丸子的材料,用粉拌水揉成一块大粉团,再搓成一粒一粒的小丸子,同时还用粉团捏成小猪、小狗、小兔、小鸡、小鸭、小鱼等形状,然后放入蒸笼蒸熟,待冬至一早焚香敬佛拜祖先用,以示六畜兴旺,年年有余!

年年过冬至,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的一年冬至。这一年,我父亲因所在的工地离家太远没能赶回来。冬至的前一天,大姐送东西到泉州东海边的仙石小渔村的姑姑家,说好当天下午前必须赶回,翌日在家过冬至。

到了下午,突然刮起大风,姐姐却还没有回来。姑姑住在一个半岛上,从泉州市区直走要经过一片大海,由于没有桥,必须搭渡往返。不难想象,遇上风大浪高的天气,小舢舨的安全绝对无保障。天越来越黑了,狂风拼命呼啸,吹得窗户吱吱作响,而母亲,一边忙碌准备过节的祭品,一边竖起耳朵倾听大门外的动静。此时,母亲真的是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家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沉闷。

我们姐妹几个,我最小,围在一起默默地搓丸子,捏小猪小鸡小鸭小鱼,还不太懂得烦恼的我,正学着捏小动物玩得起劲。三姐比我大几岁,在我身旁使了个眼色,附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妹,你捏一只鸭子,再捏几个鸭蛋,以后去姑姑家就跟表哥说,别每只鸭子都抓起来摸屁股看有没有下蛋!”

经三姐这么一提,我突然想起以前去姑姑家的那一幕——姑姑家养了好大一群鸭子,表哥经常逐一抓起鸭子摸屁股,我默默看了好久,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摸每一只鸭子的屁股?”表哥回答说:“摸鸭蛋!”我憋了好长一阵子终于忍不住发笑。回家后常常当故事讲,每回总能惹得小伙伴们大笑不止。

想到这,我突然大笑起来,正心急如焚等待大姐返家的母亲,看我突然爆笑,不耐烦地大声制止。我哪听得进去?脑瓜里净闪现表哥摸屁股那档事,便继续肆无忌惮地大笑。

母亲气坏了,拿来一根粗大竹子打我,当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好像不知疼痛接着笑,我的笑声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快乐与活跃,反而挨了母亲更大声地叱责……直到把我这张可爱的大笑脸被骂成大哭脸。因为三姐的一句顽皮话,我憋不住笑,以致在冬至的前夜,被焦躁的母亲严严实实骂了一顿。想想比什么多冤!

一直到深夜,大姐终于疲惫不堪地走进家门,她是从渔村的另一侧绕道走陆路回家的,要多走好几里路。随着大姐回家,第二天我们家的冬至过得很有喜感。

后来我长大懂事了,理解了母亲当时的心情。而这一年的冬至,却让我终生难忘。

西街屋顶

张永志

客栈天台,晚霞
三角梅
一架无人机
东西塔上盘旋
你说,是眼前这个
大男孩
他用心操作
那么专注
弹指之间
三十年,燕赵悲歌
我记得
学校门口的小餐馆
那一夜白酒三碗
可能吧,还有今晚
这两杯
武夷水仙

屋顶、塔尖,余晖
还在流连
余生还有几年?
夜观天象,日尝百草
寒来暑往
走到哪、就到哪
日已西沉,天心月圆
此生已然无悔,亦将
无憾

